

久保菜 著

善

「一」久保麻紗

# 久保菜戏剧集

张奔流 从林春

麻龙珠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久保荣戏剧集》收入日本已故著名戏剧家久保荣的五部代表作。《火山灰地》主人公雨宫聰是日本知识份子的优秀代表，剧本揭示了日本劳苦大众如何受到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压迫，被誉为“反抗文学代表作”。《中国湖南省》热情赞颂了中国革命。《五稜郭血书》刻画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北海道地区箱馆之战中劳苦渔民如何上当受骗应征为反动派效力最终惨死的不幸遭遇。《苹果园日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战争政策如何引起国内各种矛盾激化的过程。《日本的气象》反映了二战后战败国日本知识份子的心态。久保荣的剧作同日本社会现实紧密相联，深刻地反映了日本人民的心声。

责任编辑 草 肆

日本戏剧研究丛书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编

主编 孙维善

**久保荣戏剧集 久保荣著 孙维善等译**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 京 彩 虹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1/32开本

563千字 25.5印张 4插页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2000册 (精)200册

---

ISBN7—104—00449—1/I·167

新登：(京)字第150号

定价：(平)14.10元 (精)19.50元

# 久保荣戏剧集

## 目 次

久保荣创作生平 · · · · ·	编 者 ( 1 )
火山灰地 (第一部) · · · · ·	孙维善译 ( 1 )
火山灰地 (第二部) · · · · ·	孙维善译 ( 137 )
中国湖南省 (又名《洪水》) · ·	[日]久保麻纱译 ( 287 )
五稜郭血战 · · · · ·	张奔流译 ( 375 )
苹果园日记 · · · · ·	丛林春译 ( 551 )
日本的气象 · · · · ·	麻龙珠译 ( 647 )
编后记 · · · · ·	孙维善 ( 797 )

# ——火山灰地

孙维善译



**时间：**20世纪30年代。（某年末  
至翌年收获季节）

**地点：**日本北方。（某地方行政公  
署分署管辖内的城镇和农村）

# 第一 部

## 第一 幕

〔黑暗中，响起前奏曲。

〔放映字幕。——剧名。

〔次映字幕。——演出剧团的名称和团徽。

〔乐曲进入主旋律的同时，朗诵者的台词与音乐交织在一起。

朗 诵：——这个乡镇的名称／按照原住民的话翻译过来／意思就是“河谷”。／日本第六大河同它的支流／象分两岔的燕子尾巴那样，在这里分开／又在镇的另一端汇合在一起。这个镇成锐角形地被河水包围。

最靠日本北部的这座农业城市／积雪融化得比别处都要晚／下霜却比别处都要早。／这个小镇／座落在这片平原上／它小得犹如满是皱纹的农民手掌心上的一颗谷粒。

但是／这个镇四周却有三十多万亩<sup>①</sup>耕地。／用马车

① 原文为20万町步，町步为日本土地面积计量单位，1町步约合9918平方米。——译者

和铁路运来的大豆／要在世界市场上同荷兰大豆展开销售竞争／就是从这里的杂粮市场／装船运往海外的。／糖业公司用糖萝卜榨糖／同台湾遥遥相对／在成千条传送线上／糖萝卜上还粘着泥土／就用铁耙子挠进水里冲洗干净。／在亚麻公司的制麻厂里／通过压辊和打麻机上的风扇／制成亚麻纤维／送到南方工业城市／不久便织成飞机机翼用布和苦舰船甲板用的苫布。

〔静场。——音乐。

朗诵：——以火车站为起点的城镇主要街道／在和燕子尾巴一般的河流相交处／有一座大桥／它是把城镇和农村联结起来的交通枢纽。

河对面／是这片平原上耕地面积最大的村庄。／村名，照旧用原住民的话来说，就叫作“头发”村。／因为，遍布那里的小河流，很象被风吹得飘散的黑发。

尽管有霜冻／饥饿／荒年／水灾／等等天灾人祸造成的威胁／但是／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却象从荒滩上的石头下面也能拱出芽来的无名野草那样／生活下去。

这个戏／是以这个城镇和这个农村为中心／描写的是发生在把两者联结起来的大桥桥头的故事。时间是从年关迎春集市／到来年收获季节……

〔稍顷，前奏曲的最后部分，变换表现奔驰的火车的响声，接着又变换真实车轮滚动的拟音，与此同时……

〔映出字幕：

## 第一幕 年关集市

〔列车轰鸣，由远渐近的车轮碾轧钢轨的响声。刺耳的汽笛声长鸣。字幕转暗，舞台渐亮。

〔年关集市上，三面围着草席的售货棚，面向观众，可以看见顶棚的倾斜面，它是用圆木搭成的。列车通过，向镇内驶去，震得板棚摇摇晃晃。

〔舞台一侧的尽头处，有一座积满白雪的混凝土堤坝，《北国日报》社分社的河边站在上面，把照相机镜头对准集市上买年货的人们。风刮过来的煤烟呛着他……

河 边 呀！他妈的！

〔相机对准站在年货棚前的船津松枝，她边目送通过的列车边问……

松 枝 那是谁呀？

〔列车通过后，铁路道口的栏杆向舞台边上移动，被阻的人、马、雪橇开始动起来。铃铛声、马蹄声、鞭子声……

声 音 ——驾！驾！驾！后退！后退！

〔粗野的赶马的吆喝声。笑声。说话声。

〔虽说是年关集市，可这个多雪地方却缺乏松树，因

而用作门松<sup>①</sup>所采伐来的，都是使人联想起圣诞树用的那种冷杉。还有，这个地方制作的驱邪牛蒡草绳<sup>②</sup>和稻草环<sup>③</sup>也没有一般稻草做的那样松软，所用的都是很绿的染料染过的蓑衣草。在店铺门前用粗木板搭成的台案上，摆着粗糙的泥陶烧制的大虾和脸胖鼻凹的丑女面具，以及代替橙子的冻桔子等等。道旁雪丘四周插着粗硬的白杨树枝，上面挂满“萤球”<sup>④</sup>，在越冬积雪的亚砷酸般的反照下，粗俗的红颜绿色显得莫名其妙的美妙。房檐下挂着冻得硬梆梆的章鱼腿和咸大马哈鱼。年关集市上所有这些东西，一看便知，都是以郊区贫民和过桥来采购的穷苦农民为买主而准备的。

〔在一间小棚屋里，有一家三口人：农村的中等农户船津秀松、妻子伊志和女儿松枝。他们应买主的要求，时而用长竿把高处挂着的东西取下来，时而把捆扎着冷杉树枝的粗草绳解开，把这些冷杉树枝摆放整齐，手冻僵了，就蹲在店铺里烧木柴的火炉旁烤火。柴火正旺，把铁炉壁烧得通红。店铺外边，此时正是雪霁天晴、阳光耀眼的早晨。《北国日报》的摄影组把人们引诱出来。

松 枝（回过头来）爸爸！……

河 边（在堤坝上）姑娘——请稍稍转过来一点，面向这边。

① 新年时，日本人家门两侧装饰用的松枝。——译者

②③ 新年时，日本人家门前的装饰，取意吉祥。——译者

④ 用红白色年糕制成的蚕茧形的新年装饰物，原为祈求蚕茧丰收，现在则加各种点心或纸钱、纸球、稻穗等各种装饰物。——译者

松 枝 (按照他说的那样) 这样? (脸原样不动地) …… 您没瞧见吗? 刚才火车上有个人打开窗户, 冲着这边, 突然大声叫嚷起来。

秀 松 是个醉鬼呗——今天啊, 火车站上给去满洲的移民送行, 有哭的也有笑的。

河 边 (改变镜头位置) 不大好啊。雪的反光太强, 脸部要照成黑的。

〔人们的笑声。

〔小屋前面的道路, 看起来只有一部分在舞台前沿, 而其余部分要让人感觉到是穿过观众席上方左右两侧。从大街对侧传来男青年们起哄的喊叫声。

声 音 ——哎呀, 哎呀。

声 音 ——不要那么装模作样好不好啊!

松 枝 (望着那个方向) 哎, 原来是木工厂的哥们儿呀。(大声地) 不要瞧啦! 赶快把手推车推到仓库里去吧!

〔接着, 突然发出一阵哄闹声。飞过来一两个雪球。

松 枝 真讨厌! (大声地) 喂! 要是有胆子就到这儿来, 跟我搂着照张相吧。

伊 志 松枝, 别理他们。

〔三宅铁也和河边是同一个报社分社的, 他和河边一起来采访年关情景。这时, 三宅走到正提着用包袱皮包着刚买的年货的关为吉身旁……

三 宅 你也来照一张相吧?

关 为吉 就饶了我吧。

三 宅 要拍下你笑容满面买东西——(回头朝着堤坝) 就照一张吧?

关 简直是开玩笑——笑容满面，在报纸上登出来，让人看见——要挨耳光的。

伊 志 (从吊筐里取出钱，递给关) 哎，找的钱。——也许说得不对头，你是钞票攒多了，招人眼红。

三 宅 可别那么说——还是……

关 (望着大街的一方) 看起来，公共汽车一时半晌还来不了。

松 枝 当然来不了。下行线火车刚过去，车站前的事还没完哪。

三 宅 (对着堤坝方向) 怎么办？

河 边 不坐车就走着去吧，走着去！

伊 志 老关啊。这么大的雪，大桥前面那座铃兰桥上积雪太厚了。公共汽车的轮胎上不管挂了多少防滑链，可是照旧滑下去了。

关 (信以为真) 真的？

伊 志 (欲笑忍住，严肃地) 你煞费苦心，把钞票都存入银行了。老关，你要再好好地照上一张相，也许就能捡一条命。——就是这么回事儿。

关 瞎扯。胡说八道——(对秀松) 船津，我要待在这儿，等公共汽车来，行吧？

秀 松 可以啊，可以啊。

(关，向炉旁走去。

松 枝 (发现大街一方有人走来，对堤坝方向打个手势，把照相机隐藏起来) 庄作啊。(远方传来回答) 来呀，过来一下。(招手)

(逸见庄作走近店铺，从服装上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

做季节工的农民。

松 枝 你在这一带游来逛去的，干嘛呢？

庄 作 有事吗？

松 枝 哎，你是为了洗糖萝卜才来的吧？

庄 作 昨天就完事了，那么大的雪……

松 枝 庄作，请把手伸出来。

庄 作 干什么呀？

松 枝 给你好东西。——快点儿！

庄 作 干什么呀？（伸出手）

河 边 （在堤坝上，看准时机，按快门）OK！

〔庄作的周围爆发出哄然大笑。对面的人们拍着手叫喊起哄。

声 音 ——高明啊，真高明。

声 音 ——小大姐，可真有办法。

〔庄作莫名其妙地环视周围。

松 枝 （捧腹大笑）我说庄作，这不挺好吗？他还不知道呢，哈、哈、哈……

河 边 劳驾！（把照相机递给三宅，从堤坝上跳下）

伊 志 你借一张明天的报纸看看吧，今天可拍了一张好相啊，哈、哈、哈……

秀 松 你买东西的照片，要一登上报纸，那可成了高阶层的大人物啦。嘿、嘿、嘿……

三 宅 （在堤坝下，和河边站着谈话）……回去一趟，可就没时间再到火车站啦。

河 边 不行啊，分社长……（继续谈话）

秀 松 （对心里窝火迈步要走的庄作）顺便买点什么吧？糖

业公司的工作干完了，挣了不少钱吧？

伊志 喂，钱少算点儿……

松枝 买点儿东西再走吧。要不然报纸上的照片就成了弄虚作假喽。

庄作（不答话，迈步要走）

关（在火炉旁）逸见。

庄作（回头看）

关 说是给送来通知，再也不送了么？

庄作 说什么？

关 亚麻的种植面积呀。

庄作 还没有定下来。

关 是吗？嗯。你那里土地太多，一时难定下来啊。明年么，你还种八十亩<sup>①</sup>地亚麻吗？哈、哈、哈……

〔大家一起跟着笑。〕

关 马上就开春啦，还不来通知——你知道么，奖励方针改变了。——公司供应的肥料，要是借不到，可以来找我们合作社。好不好？

庄作 嗯。（越过铁道路口，往大桥方向走去）

河边（对三宅）那样的话，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分社长商量一下，要你去，我就找汽车来接你。

三宅 哼，瞧不起人。

河边（对店铺里的人们）谢谢。（跑下）

三宅（沮丧地走进店铺）让我来写写新闻消息吧。

关（目送庄作）添麻烦啦，实在没办法。——真冷啊。

① 原文为五町步。——译者

要把一年挣的几个小钱，都拿出来花掉，是会感到心寒的。

秀 松 你，行啊。——哎，你这样就不错了。从前年发展自耕农直到现在，你还总算坚持下来了。

关 哎，我跟别人的情况不同啊。昨天夜里……（暗示对面的木工厂）就在那儿住下了。因为下雪嘛。——这样，就遇上了老东家，他说：只要你老关那里干得好，就不让人们说你是地主变卖土地逃避合作这类话。

松 枝 （三宅向她询问什么事）既然说过不说，就再也不说了！你要是长着这个（用手势比划胡子）我才说哩。哈、哈、哈……

三 宅 别叫人扫兴啦。

松 枝 你问年轻女人，年龄多大啦？这是不兴随便问的。你要问年龄多大，态度必须溫柔和蔼才行。

〔大街上，开来一辆客满的公共汽车，停下。

关 来了，来了。等一下！

女售票员声音 ——带东西多的人，请坐下一趟车吧。

关 （用一只手举起包袱）就这么点儿东西。……（对店里人打个招呼，跑下）

伊 志 经常来照顾，谢谢！

〔公共汽车，连续不断地响起马达声，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进。——汽车远去。

伊 志 两三年前，还有带棚子的雪橇拉座儿哩。

松 枝 （对三宅）说起来，我从前还在糖业公司拖拉机农场里干过呢。你是新闻界的人，当然知道——喏，那个

足立喜美事件喽。

三宅 恩。——那是把农场分成佃耕地的时候。

松枝 是的。那个时候有个人向我打听过一些情况，那个人就很象你。

三宅 别开玩笑啦。

秀松 (干着活儿) 没见过松枝这样的，她什么事儿都干不长。去市场干一阵子，又去挑选出口豆子，又去糖萝卜农场干活儿，这次还不知要去哪儿……

松枝 别说啦。不会给登报的。

伊志 你就算了吧。——到这儿来也没干什么活儿……

松枝 当时的拖拉机，怎么啦？

三宅 据说，卖给了镇上和农林学校。有个叫志村的，是公司的人，由他经办的。学校那方面，说是种试验田要使用它。可是，不知镇上要它干什么用呢？……

(在河滩上挖石头子儿的村里贫农神保八十八，身着轻便服装，穿着过膝长胶靴，一只手拿着锹——越过堤坝走来。

八十八 不管怎么说，这雪下得可真讨厌！(从堤坝上跳下，向店里走来)——对不起呀，让我再烤烤火。

秀松 (满脸不高兴) 还要烤？早晚你总得让人家看见的。

八十八 哎，好冷啊。(靠近火炉)

松枝 情况怎么样？

八十八 今天，你瞧，我这脚上穿的。软橡胶靴，还这样裹着一层红毛毡子。尽管这样，一沾水还是不行。——这是什么？(揭开炉火上的锅盖，往里瞧)

松 枝 不要太嘴馋啦，天狗大仙。①

八十八 是大马哈鱼鱼头汤②吧？（要脱粗白线手套）你给搜一下。——（松枝给他脱手套）哎呀，给扯破了，怪可惜的。

伊 志 破烂的白线手套嘛。从工棚里用低价就能买到。

松 枝 手冻得这么红，象煮熟的螃蟹，怎么搞的？——（触摸）哎呀，冰凉的！

八十八 没什么，都是挖雪挖的。今天嘛，下面冻得邦邦硬。要用洋镐使劲刨半天才能露出石子儿。用铁锹挖个坑，然后，跳进坑里，再转着圈挖。挖完了，腰酸腿疼，要上来，你猜怎么啦？不知不觉地屁股周围都结成冰了，连身子也动弹不了。这时候，只好这么着（身体做个动作）这么一使劲儿扭屁股，喀嚓一声冰碎了。

伊 志 这么厉害？

八十八 就连“小鸡儿”都冻感冒了。要不让烤暖和了，非死不可。（对松枝）大姐，你就照顾照顾这个家伙吧。

松 枝 你这个人啊，可真没出息，嘿、嘿、嘿。（对三宅）你不把这个都写下来登报，那可不行。

八十八 哎，这个可不行。船津老兄，对不起，给根烟行不？

秀 松 没有啊——真不巧。

三 宅 （拿出纸烟）要抽“金蝙蝠牌”的，我这儿还有。

① 天狗是一种想象的妖怪，有翼，脸红鼻高，居深山中，能自由飞翔，神通广大。——译者

② 用咸大马哈鱼头，切成薄片，加上萝卜、土豆、酒糟等煮的汤。——译者